

红枣树

□宋亚南

情。对于我来讲，是淳淳的爱意释放的时节。2002年，我考上了县里的高中，离开了红枣树，也离开了照顾我的奶奶。上车前，奶奶手里抱着一瓶红枣，嘱托我饿了累了就吃几颗，想家了就打个电话。泪眼婆娑地奶奶用手使劲地攥着我的胳膊。上课的日子虽然紧张，但每次拿出红枣的瞬间，都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，脑子里一遍遍播放着奶奶忙碌的身影。眼泪不听使唤，流过脸颊。记得有一次，我正在上英语课，班主任黄老师接到门卫室通知，说门口有人找我。远远地，一眼就认出是奶奶来了，头上箍着围巾，手里提着布袋，焦急地东张西望。一见到我就上下打量，摸摸头，托托衣角，捏捏耳朵。又把布袋往我手里塞，“里边是红枣和煮鸡蛋，你吃”，奶奶的眼神盯在我手上，不再言语。二十多里路，奶奶走了一上午，就为了看我一眼，送点吃的。看着奶奶远去的背影，我直直地站着，久久不动，心里打翻了五味瓶子，酸楚，揪心。

记忆总是模糊的，但记忆又是那么美好。记得二十年前，红枣树因为叔叔盖房子被砍伐了。那一天，没风，天气却是阴沉沉的，红枣树灰色的躯干被冷冰冰的锯条来回磨搓着，我的心也随之揪扯。轰地一声，我知道，我的红枣梦结束了；我知道，我的红枣树终究成了记忆中的故事。如今长大，每次回到老家，总会想起记忆中红枣树的样子，也总是会记起在树下嬉笑打闹的情景。每次回到老家，仿佛又看到爷爷在红枣树下的躺椅上歇晌，又能从爷爷手里夺过蒲扇和小人书，惹得爷爷一顿“谩骂”。

红枣树承载着儿时的美好憧憬，鞭策我茁壮成长、奋发向上。



宋亚南

爱好读书写字，80后作者，在“今日献县”公众号发表随笔散文十余篇。

新生代

深情厚谊满重阳

□吕景顺



两篇7000字文稿，赵振兴老师手里还有三部书待出版，91岁的李泽有老师最近刚完成了一部18万字的抗日女英雄题材的小说，吴占夫老师的《谢家坝是京杭大运河的一朵花》获得了沧州市社科联征文活动一等奖等等，老作家们都在用实际行动继续发挥余热。作为一名耄耋之年的老人，我深刻体会到了生命的无常和宝贵。而市作协的慰问活动，让我更加明白了珍惜宝贵生命的每一个时刻。

这次慰问活动也让我对人生有了更多的感悟。接到市作协颁发的特别贡献荣誉证书，我的内心充满了成就感和荣誉感。在这荣誉感的驱使下，我鼓励教育孩子们要积极写作，传播正能量。家人们也视我为榜样，繁忙工作之余积极写作。我的儿子、孙辈作品也屡见报端，文脉始终在我的家庭里延续着。在接受慰问的过程中，我不仅感受到了市作协的关怀和支持，也与许多老作家交流了人生经验和文学创作心得。这些交流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，也让我更加坚定了对文学事业的追求和热爱。

人虽耄耋，笔耕不辍。慰问走访，情暖金秋。沧州市作协慰问老作家的活动意义重大、影响深远，从中我深切感受到了来自组织的关怀和温暖，体会到了多年潜心写作的价值感和方向感。我将继续扎根生活汲取养分，扎根人民潜心创作，为时代放歌，为人民抒怀，为沧州文学事业发展贡献微薄之力。

最后，让我以今年88岁的吴春章老师专为慰问撰写的条幅作为结束语吧！

重阳佳节喜洋洋，
树上喜鹊在欢唱。
作协光临来慰问，
一股热流暖心房。
带来祝福和鼓励，
一颗红心永向党。
老骥伏枥志千里，
余热生辉放光芒。
老翁挥笔写歌谣，
再创佳作报答党。

吕景顺

沧州作家协会会员，泊头市委党校退休干部。

老作家

九九重阳节，这一象征着长久的重要传统节日，承载着对老年人生命长久、健康长寿的殷切祝愿。尽管今年的重阳节已经过去多日，但沧州市作协给我的那份温暖关爱和深情厚谊，依然在我心间荡漾。

去年重阳节，为了表达对全市80周岁以上老作家的尊敬与敬意，市作协主席苗笑阳亲自率队进行了逐一走访慰问。在与老作家们亲切交谈的同时，苗笑阳还颁发了特别贡献荣誉证书，这一举措深得老作家们及其家人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。当时我因病住院，苗笑阳、卢竞芳等特地前来探望，那温馨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。在今年的重阳节来临之际，市作协再次开展了针对全市80周岁以上老作家的慰问活动。作为一名91周岁的市作协会员，我有幸得到这两次慰问，深感荣幸。

这次慰问活动充分展现了对文化传承的尊重和对老一辈作家的敬意。市作协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对老作家的关怀，这不仅体现在物质上的支持，更体现在精神上的尊重和关心。市作协的慰问活动不仅给老会员带来了物质食粮，更带来了丰富的精神食粮。市作协为老会员赠送的《沧州文学作品精选》都是沧州籍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发表的优秀作品，入选的每一位作家、诗人，都是当代真正的歌者，他们代表着沧州市整体文学创作水平和实力，彰显了沧州市作家的深厚底蕴。认真阅读之后受益匪浅，拓宽了视野，丰富了知识储备，也为今后写作水平的提高奠定了基础。通过这两次慰问活动，我深刻感受到了市作协对老一辈作家的敬意和尊重，也让我更加坚定了对文学的热爱和执着。

这次慰问活动也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生命的可贵和珍惜。市作协通过节日慰问这个纽带，加强了与作家们的联系，密切了关系，加深了感情，将作协与会员凝聚在一起，形成一个整体，大家共同为开创沧州文学新天地尽心尽力。通过慰问活动，更使老会员精神焕发，愿意继续发挥余热。80多岁的老人，一般是耳聋眼花、记忆力衰退、体质欠佳、懒于动笔的。但在市作协领导的激励下，我分别在《沧州日报》和《沧州晚报》上发表了《在延续》和《随笔》两篇文章。其他的老作家更是佳作不断，如田松林老师一年里写出了